

山房隨筆
山居新話
東園友聞

就日錄
遂昌山人雜錄
農田餘話

閒居錄
雪履齋筆記
東南紀聞



東
南
紀
聞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東南紀聞提要

東南紀聞三卷。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延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論乘籥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籥。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蜚醢。論揖。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間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爲之。至於韓滉之清節。何自之伉直。張惟孝之任俠。單燁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忤忍。以及徽宗時瑞禽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章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譎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爲豪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爲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哀合排纂。勒爲三卷。

東南紀聞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司馬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往聽。持簞食豆羹以獻。公爲享盡。講庶人章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無詩耶。公不能答。

李如圭。字寶之。吉水人。七歲能誦書。淳熙間。孝宗諭云。誦尙書。卽誦無逸。孝宗大喜。撫榻和誦。以至終篇。誦訖。聖諭云。子汝一官。卽再拜謝。遂授廸功郎。

葉少蘊早年貴顯。退居石林。累年。嘗以吟咏自如。每遇風和日暖。輒以數婢子肩小車。且攜酒罇食餼。自隨。遇其意適處。卽下車酌酒賦詩。有小吏稍慧。每使之檢書。薰染既久。亦能詩詞。

浙西趙憲。與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姑私醮者。官追姑勘罪。將施刑。而問婦曰。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汝旣孝順。代姑受杖。竟杖其婦。俞文豹云。深得誅心之法。

張尙書杓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筯一副來首。及追問犯者。則云。自祖父相傳。每日用此齋僧。至此僧遂挾之而去。公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辦事。今刺汝爲廂軍。乃當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此蓋深得誅心之法。

徐帥安民守襄陽時。外境旱蝗。上下巴河。嚼草木淨盡。次第入境。同官父老皆以爲法當禳禱。或驅而殺。

之公不然。一日四鼓，小騎徑之境上，境蝗所祝天曰：漢陽民悉力耕耨，幸而中熟，今境外有蝗將及境者，此皆臣政事不明，德意不宣，願蝗飛入臣口，寧臣死，毋壞百姓頃之大雨，明日報蝗已盡出境矣。

韓澆，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尙書之子，以蔭補京官，清苦自持，吏相當國，繇致之，不少屈。一爲京局，終身不出，人但以韓判院稱。南澗晚年有宅一區，伏臘簪給，至仲止貧益甚，客至不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長沙吳某得廣東憲，還至京，擁趺更甚盛，道候仲止，立馬久之，廳事闕寂無人，未幾一老嫗啓戶出，吏亟以刺狀授之，抵於地，徑入去。吳慚，退訪樟邱文卿，亦故舊也。色尙未和，樟邱曰：「得非見拒於仲止乎？」曰：「然。」樟邱曰：「是非君所知，且相與共食，食畢，與同往。」於是聯裾行至廳事，樟邱以杖叩屏者再，內徐問爲誰，樟邱自稱曰文卿，復徐言吳某也。在此，仲止乃出，吳謝曰：「適候謁，移時，仲止笑曰：『松風吹耳，不過喝道也。』時方暑，於是席地飲，極歡而去。次日，吳專狀遣吏送酒錢若干，仲止出問曰：『你官人交割了也。』吏錯愕曰：『本官方拜見，自此卻去上任。』仲止作色云：『便是近來官員，不曾到任，先打動公使庫物色。』韓某一生，不曾受此錢，使吏領贐去，其清節如此。

龍溪汪藻，興鄉林向子，誼交遊，情分甚厚。汪集中有和向伯恭詩，卽鄉林也。汪爲湖州，納妾名媚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置諸郡圃，時與之會，其妻瞞其往，卽徑造其所而詬之。汪預戒十數卒布於道，俟其妻之來，則連聲大唱，咄其聲如雷。汪聞咄聲，卽由他道以去。向平居每議論慷慨，以功名自期，後知潭州，失守而歸。汪舉笏戲之曰：「君喜功名，今中興第一功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汪以是深怨之，已而

向爲言者論去。

楊談字純父。臨川人。少學音律。弱冠曳裾侯門。泛舟訪郢州張守。既至。張資之往合淝。謁制使杜子興。杜亦壯之。明年用以解安豐園。孟元庵珙開帥荆湖。張郢中薦之元庵處。以茶局周其資用。楊盡捲本領錢數萬。用之既盡。茶局本領錢實隸總所。後事發。秋壑爲總領。求純父甚急。元庵以白金六百兩與之。使急還元通。純父又以散之賓客。酣歌不顧。

汪勃。歙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趨朝試。干秦檜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眞臺省。

蔡京爲相日。置購議司。官吏人數俸給優異。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飯。命作蟹黃饅頭。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私第。酒酣顧庫吏曰。取江南官員送鹹鼓來。吏以十缶進。細認乃黃雀肫也。京問尙有幾何。吏對以猶有八十有奇。其充口腹之欲者若此。他可知也。

劉龍洲過太和人嘉定間客京師。因爭競到府。趙尹師舜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囊使王方岩居間。王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生平遠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曹手也。趙忻然。卽釋其罪。韓大倫。蘄王曾孫也。本刀鐮家兒。隨父出入府第。韓翁奇之。翁無子。媼啓翁曰。刀鐮兒尙在。今不收拾。得無後患。翁慨然呼以入。時十七八矣。翁立之於前。作色曰。我有四箇字。汝能不犯戒。則留。不然去耳。請問。

之曰。酒色財氣也。大倫曰。幸受教。敢不敬承。不飲酒。不耽色。不愛財。皆當服行終身。惟氣之一字。却欠商量。不可少屈。翁聞其言。大喜。出布衣一襲。俾服。自是折節讀書。力行其言。惟居官着紫袍。每下廳。小虞兵卽擎青布背子在屏後。自幼及老。不易其操。

蜀人任子淵。好諍。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檜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惡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韓蘄王世忠。微時貧困。亡聊。疥癩滿體。臭腐不可近。其妻孥亦惡之。夏日浴於溪澗中。忽一巨蟒直前將嚙之。韓窘急。以兩手握其首領間。蟒以尾繞其身。韓不得已。握持以歸其家。欲呼妻孥刺殺之。皆駭遁不敢前。韓愈窘。入廚中。見有切菜刀。偶仰置几上。遂持蟒首就上。極力按之。來去如引鋸。卒斷蟒首。旣免。不勝忿。置之鏝煮而啖之。明日。所病疥癩卽脫去。肌體瑩白如玉。其無疥癩處卽否。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論。鯁之商運。自昔而然。嵩之悉從官鬻。價值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別有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爲優。於是他鹽盡絕。官擅其饒。每一千錢重。有賣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數百里之錢。無不輻輳。收到見錢。就充糴本。順流而下。撥赴邊州。廟堂會計。糴運到邊。每一軍斛。止計本錢十七界會一道。時江西十七界。百五十錢。可不謂之深刻乎。有無名子以詩嘲之曰。萬斛千艘滿運河。人人盡道相公饒。相公雖是調羹手。傳說何曾用許多。

鎮江有讖云。老虎逐鹿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戊午春。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後入城。突入故將

李顯忠家。諸孫皆勇悍。攢槍拒之。鹿死。虎復從故道出城遁去。次年。三邑舉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應此識。時丞相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識。丞相當走矣。丁鎮江人也。陰囑省闈官吏。默識三邑試卷。皆不取。及揭曉。悉遭黜落。時丁之氣燄熏灼。邦人敢怒而不敢言。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遭劾。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爲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深憾。到郡未幾。適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數十輩。押發如捕強盜。丁狼狽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黃震知撫州。以明決稱。宜黃宰何自亦能官。一日郡符督賦。何自云。若欲行椎剝之政。下邑不能奉承。黃怒幾劾去之。

張惟孝字仲友。襄石碑人。鐵面磔髯。身長六尺。且善騎射。以春秋領鄉薦。金之敗也。聞北兵掃境。率其族人自襄趨郢。過湖渡江。卜居江陵之藕池。湖光山色。抱膝長嘯。如是者二十年。鍾泉巖訪唐舜申。見其人物魁梧。心異之。問之。唐具言其平生。鍾自叩之。則不輕言。再三叩之。則曰。朝廷負人。遂不答。明日。鍾言於宣撫姚橘洲。希得姚使邀之。堅不來。鍾與唐委曲導意。又明日。盛禮具書札。宴之仲宣樓。酒數行。鍾語之曰。有國而後有家。今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始有相向意。卽條具請虛帖三十。歸所居召募。明日遂行。韓境字仲容。金紫膺胃之曾孫也。蔣重珍以女許妻之。而未婚。蔣招之就學。韓見其冰翁所爲。有可議者。未免苦口。蔣不悅。驟遣之。投牒朝堂。離婚改壻。境後登進士第。遂別娶焉。

咸淳丙寅秋。澄陽風雹。四山林木皆赭如焚。而葉枝不凋。凡當墜者。率糜爛。而澄陽爲甚。時守澄陽。高將

軍也。高爲郡守。惟取蛇饌。每一都保。月獻一蛇。皆令生致。卒以陶甃。將食則旁薪炭迫之。或燬或脯。又走四遠。以餽親厚。一郡皆苦之。至是覓見異。大者重一二斤。著瓦瓦裂。著木木折。器用率皆碎毀。高恐怖不知所爲。於是避在床下。亦不能禦。有吏教以頭具衣冠。乘笏下拜。以謝天怒。不得已。用其言。久乃漸息。雖樓直廳事之南。前有高城爲之障。暝色旣解。但樓忽頓在城外沙上。蓋風挾之以去也。未幾高遂罷。秦檜爲相。都堂右揆閣前有榴。著實時。檜每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云。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穽根於心。雖細瑣弗自覺。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云。殺了穰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及執中也。賈似道當國。京師亦有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是耍。蓋時京妝競尙假玉。以假爲賈。喻似道之專權。而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矣。因記似道貶時。有人題壁。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愁。西湖依舊流。吳循州。履齋之貶似道時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比之雷州寇司戶之句。勸儆尤多。

王樞密庶本出張魏公之門。後忤秦檜貶死。其子又以誹謗時政。褫官編置。在貶所無聊。有方士口辯多技能。因與之往還。方士能以葯和水作字。白與紙等。人不知其有字也。投之水上。乃見。庶之子因戲書秦檜可斬四字。投諸水。以試其術。方士持紙竟去。欲白之官。厚賄之。乃已。每至家。升堂呵叱。如嚴父然。少拂其意。卽欲白發其事。庶子飲恨。事之惟謹。獨一僕不平。一日與方士遊屋後廢圃中。有胥井。僕謂方士曰。

井有巨蟒。方士俯視。僕從後推墜方士入井中。下石瘞之。已而爲人所告。秦遂起大獄。加以叛逆。獄遂成。其家夢庶乘馬語其家人曰。吾今往辯明茲事矣。未幾秦死。其獄遂解。其子之奇。淳熙間入兩府云。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遷。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輒曰。今日公相未出。衆官久候。某有一笑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譏。竦聽之。乃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開者告某官不在。客怒叱開者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汝獨無忌諱而爲此言。我必面白以治汝。開謝曰。小人誠不曉忌諱。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曰。汝官旣出。但云某官出去可也。開愀然曰。我官人寧死卻是諱出去二字。滿坐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襲客云。

東山先生楊長孺字伯子。誠齋之適也。學似其父。清似其父。至骨鯁乃更過之。守霽川時。秀邸橫一州。廷相擇而使之。蓋欲其拔薤。一日秀王袖緘招府公。公念不欲往。又無辭以卻。於是往赴。張樂開宴。水陸畢陳。帷幕數重。列燭如晝。酒半少休。已而復坐。乃知踰兩日夕矣。歸卽自劾云。祇赴嗣秀王華會。荒酒凡兩日夜。曠廢職事。願罰俸三月。以懲不恪。自是終其去。秀邸不敢復招。亦斂手不敢撓政。一日幹辦府捉解爬松斂人。公據案判云。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爲寶。嗣王捉得太吃倒。楊秀才放得卻又好。閩郡傳之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君告詞云。其鑄

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可借牙緋入朝。則服綠。且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左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衛王。張魏公也。滿坐皆大笑。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游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而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士氏金滑稽人也。

劉平國宰京口人。弱冠登紹興庚戌第。有高誼。復善綜理。初甚貧。後斥奩裝買田。由此遂裕。聚族于漫塘。族皆仰給焉。因以漫塘自號。再調浙東倉司鹽幹。措置得宜。鹹利大入。後以買運鹽糴發邑宰之私。爲宰所下石。遂歸。不復出。杜門卻掃。屏居二十年。端平甲午。特改入官。除籍田令。不拜。尋又起知宜州。後直祕閣。至大監。有漫塘集。文挾偉氣。其尺牘有云。今之所謂豪傑士者。古之所謂破落戶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爲名言。其漫塘口占曰。醉着船頭背月眠。醒來紅日浴晴川。等閒活計無人共。獨占江湖萬里天。又漫塘賦云。張端衡謂漫塘叟曰。余昨宦東州。客有問漫塘之景者。余無以應。或又有徵圖於余。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寧無之。余又謝無有。既歸。將興好事者謀之。而遊乎塘之上。見景物之無奇。遊觀之無所。難之可若何。叟不對。而援筆爲之賦。其辭曰。東沿柳巷。北屆蔬畦。小溝環其南。通川浸其西。廢種靡藝。不藉不治。葭蘆茁而映帶成行。沙土潰而壅底爲隄。茶蘼叢生。蒲稗因依。齒蒼紅曰。錯如布棋。爛乎若吳陂。初按於綠陳。粲兮若月宮。更下于瑤池。翠蓋亭亭。芳氣菲菲。鷺慣圓沙之宿。魚便密藻之依。蛙蚓爭鳴而鼓吹。百

萬鴛鴻來下而爛熳舞衣。雲斷而霞散錦綺。風平而月漾玻璃。茲實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橋斜徑。短屋疏籬。雨未多而泥沒膝。門雖設而草侵扉。朽木慣宰予之晝寢。青苔驚玉川之夜歸。仙舟自去。誰爲元禮。高軒不來。孰爲退之。更之辭未畢。端衡曰止。余聞李愿安盤谷之居。杜老喜浣花之寓。彼豈玩志於物。縱心佚豫。蓋以厭俗喧卑。退身遐舉。要必有偉麗之觀。幽閒之致。以澡雪其精神。澄清其志慮。庶白日可到於羲皇。而宵夢足通乎帝所。況如吾子。內絕意於聲色。外忘勢於圭組。爲計已決。歷年已屢。而是塘也。廣深雖愧。蘇夫子之滄浪。而僻遠亦殊。柳先生之鉅鉗。其隘也可闢。其闕也可補。胡不增其高而爲基。夷其平而爲圃。畫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木之列植。高館涼臺之接廡。使鄰曲改觀。兒童欣舞。顧乃計失於因循。事仍于莽鹵。豈惟無以自適於一時。抑恐由之貽笑於千古。漫塘叟曰。吁。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顧吾與子。雖同聲氣。尙殊出處。子寧規我以目前之苟且。毋寧悅我以方來之謗譽。彼花迷金谷之園。雪冷袁宏之渚。淒涼釣瀨。富貴鄆塢。試由今而視昔。果孰去而孰取。張子由是俛然而思。釋然而悟。曰。子無俟於索言。吾特從而戲汝。

吳鑑字仲權。臨川人。頗慕張于湖之豪蕩。于湖豪氣橫九州。去長沙百年。猶有能道其不羈者。仲權尤不減。嘗使湖南漕行部。以小舟私載一妓自隨。至湘潭。夜泊就妓。失足墜水。舟人驚呼打撈運使。幸而拯溺。其豪放如此。

東南紀聞卷二

神宗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正晝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竟登大寶

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天錫見外間失火紅光燭天奔到火所實無有也惟榮王府開關明燭天錫入問王答云適生小兒天錫知其爲異卽求一觀及入室異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張青蓋譖之後太子竑忤史相彌遠史遂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處以小職來謁時史相故使之誤坐主席去後家人問云相公何以讓他主席史但捶胸而已寧宗不豫立理宗爲皇太子其太子竑別聽處分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頃上崩遣詔太子柩前遂卽皇帝位

魏公張浚督師漢中夜頓舍帳前環兵以衛金人遣刺客害公兵覺而獲之公問誰遣汝來曰四太子也其烏珠乎曰然公曰汝何許人乎曰太原府拓拔某也主以金兩笈與我妻子爲質而來公曰如汝比者幾人曰猶有一人且以某相嘗事不集則有彼公曰汝今如何曰請卽死公曰吾生死有命非汝曹所能制飲而遣之翌日會僚屬猶有咎公以爲非者公笑曰某倘不以罪去數月其人當復來旣數月外白有降者兩人自謂嘗爲刺客蒙相公不殺者因率其黨歸順自殺其妻置嬰兒及先人之骨於褚中而來呼而物色之良是一軍始大服

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光宗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有術者以拆字自名言世人吉凶事蹟無不奇中因語人曰近得邸報乎節號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爲二千日兆在是矣聞者掩耳而走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微應固有數乎

吳曦未叛時常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曦方垂鞭四顧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之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

虞雍公字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金主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幕屬皆在焉相與勞問間流星警報杳至蓋金主將改圖瓜洲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酌卮醪以前曰舍人盛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勲業雍公起立受卮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毋乃類是乎坐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金主不克渡而弑自此上簡知馴致魁柄云

徽宗微行遇一貧儒李其姓自號落魄子問其生庚則與徽宗年月日時一同上因憐之問以當塗官況好惡李對曰蜀最好上曰吾與蜀帥有故當作書使周汝李辭以囊乏上又資之以屣履及幣贈之李固

不識其爲徽宗也。於是投書剝封則敕割令其交代本職。帥遂辦公用。理人禮上。李交事後越兩日。中風死。上聞之。遂以其命付太史局推算貴賤。史云。生於重屋者爲帝。生於茅簷者爲庶人。

東都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議命。一命必得一千。先夕留金。翌日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貧無藉。其姪居中太學。約紳議命。紳笑曰。何不留錢市酒肉耶。強之必往。如約。術士先說紳命。只云異姓眞王。再說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眞王。因前命而發。後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命術之驗如此哉。

周益公必大。致仕後出謁道經巷陌間。遇一賣屨者。甚憐之。使問其命。則年月日時與益公不差一字。於是取衣一襲。賜之。俾食其家。廩之終身。其人更衣受食。一日暴病而死。有知命者曰。其年五星聚江湖。益公生於舟中。故得鍾美。而業屨者不興焉。其與雷轟薦福碑者。雖際遇之大小不作。而其爲窮一也。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之東。設肆於門。標云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者。乃以司自命。豈理也哉。

同州節推廷評岐君資。登進士第。尙奇好古。文學之外。尤耽易象。製周易彩戲圖。蓋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爲君象。不敢以爲戲。自餘每爻當基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賞罰。

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隱士。其一曰譙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矣。巢居險絕。人不能知。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其一曰

姚太尉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蹶逸去竟不出後有見之於丈人觀道院亦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二人蓋皆得道於山中云
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繇鵬弁任某處巡檢忽解官棄妻子從廬山李麻鞋爲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遍行通衢爲乞士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書片紙曰七十餘年一夢間棄名入道得安閒隨緣明月街頭叫鬧市難居卻入山二日首微低爲頃復如初居三日首復低爲頃又如常自古坐化立化側化倒化有矣未聞俯而仰仰而俯自如若此者亦奇矣雪山王景文爲之傳且謚之曰明月先生云

華山陳真公隱於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一覺馮翊羽士寇朝一亦事處士得睡之大略還全神觀惟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見其徒告以睡寢外聞駒駟之聲雄美可聽曰寇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其徒曰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塗滿紙題曰混沌調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擊敵有衆數萬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宋師敗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略廟盡以金帛散其下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

單路分煒字炳文京師人後居沅州書法有所傳授以任子爲右階吉水郭敬叔與番陽姜堯章皆師焉單云堯章得吾骨敬叔得吾肉單又自畫梅作一絕與敬叔云蘭亭一入昭陵後筆法於今未易回誰識定齋單自號三昧筆又傳壁坼到江梅其風致可見

四明臧、史、二姓，皆世姻。嵩之、巖之，與元堅，皆爲中表。兩家又皆妙年仕宦，偶俱留京，一日以飲博失色，臧訴史發其隱，史深銜之，未有以復也。乃匿怨爲憤，幾微不露。如是者一二十年。後嵩之爲荊闕，北使王檄道之所往，嵩之隱相接，及得政，而巖之開闢九江，檄遣上介持得白金若干錠，還朝廷。云皆微難，間有鐵胎，巖之爲之繳上，有旨覈所從來，乃內藏賜物，而元堅爲監官時給賜也。於是除名，羈管廣州，自剗而廣，必由江西。巖之遣人陰伺於路而殺之。有王濟叔者，吉之龍泉人，偶善元堅，意巖之必有謀，中塗教以易衣冠，匿箱簾，以己草輿雇夫亟載以西。自廬陵問道至五羊，伺者覺，亦疾尾其後。至則羈客庭，參已數日，賴濟叔力獲全。不然，落虎口矣。後二史以艱去，以罪斥，臧始得歸，以是而言，有心於任術，不若平心而任理。

九江有周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犬狴犴，穿窬者無敢視其藩。一日，啓觀扃，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驗視，迹捕四出。越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資錢，一盜出蛇岡山，將如吉贖，晝日嘗過其下，見道旁梅有繁實，渴甚，登木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趾，負傷而逃。至佳溪，則趾如股矣，不能去。主人責炊，則曰：「予無他藏，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礎，不可碎，歸之盜。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適龍德宮中貴劉夷，廬石耳峯下，持以求售。質劉曰：「姑畀爾萬錢，詰朝歸而餘金。」劉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則果周氏之物也。捕於邸，賊驗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夫是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蛇，主人無心而出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匿當露，適因其所值耶？